橡皮筋

By 酒猹
家里的橡皮筋大多不是专门买的，它们跟着蔬菜、外卖盒、卷起来的海报陆续到访，拆下以后被母亲收进一个小罐。我以前觉得这项收藏没有必要，直到某天要捆一叠卡片，找来找去，发现那个罐子确实比我任何精心购买的收纳工具都更快提供了答案。问题在于橡皮筋的外观不完全反映实力。有根看着粗壮，我刚拉开就断，啪一下弹在手背上，用实际行动表示不接受临时加班。另一根又细又旧，反而牢牢捆住，好像已经提前了解全部工作内容。我不敢再凭长相选员工，只好先轻轻试一下。母亲提醒，有些放久了会老化，别什么都留。我听完很惊讶，原来那个小罐也不是自动成立的永久保留区，需要有人定期检查。以前只看见她往里面放，没见过她挑走，便以为所有进入者都享有无限期住宿。现在我用完也会收，但不再随便往罐里塞。断的、发黏的、没有弹性的先处理，合适的留下。剩下那几根盘在一起，看起来远不如原来壮观，却更容易拿到能用的一根。这让我对家庭库存产生一点新的理解：数量看着多，并不一定比真正知道哪几件还好用更让人放心。

By 茵长
我曾经把朋友送的小珠子串在一根橡皮筋上。珠子颜色不统一，是她整理手工材料时挑出来的。她说没有特别好的搭配，让我随便穿。我却排了很久，蓝的挨白的，黄色放在中间，最后发现手腕太细，戴上以后多出一截，又拆开重新数。那条手串不算好看，线结也没有藏住，翻过来会露出很明显的一团。我每次写字，都下意识把结转到下面，过一会儿它又跑出来，像不太愿意承认自己应该躲着。朋友看见，说露着也行，反正是我们自己做的。我嘴上答应，手仍然忍不住去拨。后来有天线断了，珠子落在地上，声音比我想象中清脆。我蹲下捡，桌底、椅脚旁都摸过，最后仍少一颗。原先以为自己会特别难过，真正把剩下的收进掌心，却只顾着确认有没有被人踩到。朋友知道后，拿来新线，说少一颗就重新排。我看着她把珠子倒在纸上，忽然发现颜色与以前有一点不同，几颗白的已经不那么白。我们没有再努力恢复原样，换了顺序，做得短一点。这回结依旧藏得不好，只是戴上以后，我不再那么频繁地把它往下面转了。再后来，她也给自己做了一条。两条并不相同，放在一起却能看出几颗珠子来自同一小袋。她拿自己的碰了碰我的，发出很轻的响，说这样就知道是一起做的。我觉得这句话有点幼稚，还是把手伸过去，又碰了一下。我们后来很少同时戴着。有时我忘在家，她戴着；有时她把自己的拆了，想换个样子，我这条却仍然原样。她问要不要一起改，我说先不用，已经戴习惯。她便拿走剩余的珠子，留给我一小段备用线。那段线放在抽屉里，卷着，几乎没有存在感。手串暂时还没再断，我却知道需要的时候，能在哪里找到。偶尔打开抽屉，看见它，也会想起朋友当时低着头，认真教我把结打小一点的样子。她自己也没做得多好，我们试了几次，最后还是笑着接受那个不太整齐的小结。

By 霁声晚
那根橡皮筋原先捆着一束花。花拆开插进瓶里，细细的圈便躺在桌上，沾着一点水。我以为母亲会扔，她却拿纸擦干，套在空玻璃瓶颈上，说以后说不定用得着。于是花一天天低头，水换了几次，橡皮筋却一直保持原来的样子，像整件事里最不需要照顾的部分。后来花处理掉，瓶子洗净，那根圈仍然没取。我偶尔无聊，会伸手把它拉开一点，看细线从瓶颈离开，又慢慢弹回，像测试一个不怎么有趣、却总有相同结果的小机关。朋友有次来，把头发散着，吃东西不方便，问有没有皮筋。我差点指向玻璃瓶，话到一半停住，去翻抽屉，找到合适的递给她。她把头发扎起，脸一下清楚很多。我看着那只瓶，忽然觉得一根圈离开原来的东西以后，可以有许多去处，却并不是每一种都适合。秋天换花，我终于把旧圈取下，发现它已经发黏，手指碰过留下一点不舒服的触感。母亲说早该换了，我便清理掉，擦净瓶颈。新花插进去，没有再用东西束着。枝条各自倾斜，有一枝格外往旁边伸，我调整几次，最后随它。桌面因此显得松散一点，水里映着窗光，我站着看了一会儿，才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认真看花，反倒总记得那根圈有没有还在。

By Fallon
母亲有时用橡皮筋捆旧信件。纸张大小不同，叠在一起，边缘并不整齐。外面那根筋绕了两圈，压出一道很浅的弯。我小时候只知道那是不能随便翻的东西，整理抽屉时会帮她拿起来，却总把有字的一面朝下，像这样便算尽到了保密的礼貌。后来搬家，她让我换只袋子，说外面的橡皮筋放太久，已经脆了。我取下来时格外小心，它却仍在指间断成几段，碎屑落到纸

面。我一张张清，第一次看见最上面那封信的日期，早于我出生很多年。母亲接过去，顺手念出写信人的名字，说那时联系不方便，什么事都要写下来。我问现在还联系吗，她说偶尔，大家后来各自忙。说完把信放进袋里，没有继续往下讲，我也没有追问。袋口封好，信件不再需要一根细筋紧紧圈住。我原先担心顺序弄乱，她却说没关系，反正每封都认得。我把旧碎屑扫走，掌心有一点干涩。那些信并没有因为外面的东西断了，就跟着散成无法辨认的旧日子，只是我第一次帮忙换了它们待着的地方。

By 青川渡鸦
我习惯把用过的橡皮筋套在同一个纸筒上，拿的时候方便，也不容易缠。朋友看见，说这样很整齐。我一开始也满意，后来纸筒上越来越多，有些压在底下，好几个月没有动过，外面却还在继续加。真正清理时，才发现整齐只是从某个角度看。里面有几根早已失去弹性，留着并不能提供更多选择，只让每次挑选变得慢一点。我把它们取出，剩下重新分开，纸筒立刻空了不少。原先觉得空着浪费，现在反而容易确认还剩什么。有次要固定一个容易散开的纸包，手边那根太短，我想拉紧凑合，朋友让我换长的。我停下来找，确实有合适的，刚才只是懒得再动一步。东西没有因为愿意被拉，就应该承担任何长度的要求，断了以后也未必只是质量不好。后来我不再用能不能勉强套上判断合适。捆得住、取下方便、不压坏里面的东西，都得考虑。说起来像一堆麻烦，实际多试一次便明白。纸筒仍放在桌边，比以前清爽，每次拿起一根，我知道是在选用途，不是检验它究竟能忍到什么程度。